



宋槧太平御覽



13
403
136



43
403
136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一

神鬼部一

神上

金

澤

文

庫

中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
卅八年
八月
卅日
月
卅日
山
諸
君
以
所
購
以
贈

類書圖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夫變化之道不為而自然故知變化

者則知神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毛詩蒿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又中庸曰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

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體猶生也可猶別也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

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來也矧況也射

形象不可億度况可厭倦乎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一

三

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又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
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台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
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
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
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又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聖人之精氣謂之神
賢智之精氣謂之鬼
左傳曰莊公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
人莘號地 惠王問諸內史過
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
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
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於民而聽
於神神居莘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神賜之士田史

歸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
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
也爲傳二平
晉滅下陽傳

又宣上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
異之物獻之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象所圖物
著之於鼎百物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
神百

物之形使
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
也 螭魅罔兩山
神獸形魅怪
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

又昭元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敢問此何神

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
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

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

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又昭三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

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官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讎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神謂鬼神之專

又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鬼神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家語曰不食者不死而神

國語曰虢公夢在廟有神人而白色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

首覺召史蠶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尊收也天之刑神也

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

又曰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對曰昔夏之典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杭次

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宣正殺杜伯不辜後宣王田于圃中杜伯起於道左朱冠陳朱弓矢射宣王

脊而死今則丹朱之神也虢其亡也賈逵注曰祝融回祿火之神也禱杭蘇也

又曰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性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

後神降之福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減民弗歸也獨恭不優神弗福也

又曰夏之衰也衰人之神降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襲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殽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其殽在積而藏之

又曰古者民神不雜

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

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宜助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殲在女曰巫

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為青龍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為朱鳥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其精為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矩精為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為玄武

龍魚河圖曰天歲星主德慶其精下為人社之神天太白

星主兵凶其精下為雨師之神天熒惑星主司非其精下為風伯之神天辰星主氣司災其精下為先農之神天鎮星主得土之慶其精下為靈星之神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岳華陰將軍姓鄒名尚北岳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岳嵩高山將軍姓石名玄恒存之却百邪東海君姓馮名脩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是名禹帳里夫人姓結名連翹河伯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河神名並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一 四 附錄
又曰鬚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
齒神名丹朱夜卧三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淵惡鬼自却
史記曰趙襄子爲智伯所敗走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
澤見三神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
三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郵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
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郵余霍太山之陽侯
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
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滅
智氏○又曰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
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今上禱祠謹而有此惡神當
除去而善神可致

又曰始皇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
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閭婁女舜

之妻也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
赭其山上

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道乃前拔劍斬蛇後人
來至蛇所見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
嫗子何爲見殺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
斬之因忽不見
又曰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道下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因取之父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
里餘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良怪之跪
曰諾五日平明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後五
日復會早來良半夜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
書曰讀此當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
下黃石卽我矣視其書卽太公兵法也

又郊祀志曰秦文公九年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燿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

又曰始皇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日兵

主四曰陰主五日陽主六曰日主七曰月主八曰四時主又曰武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神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

礪氏館音薛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乳產而死也兄弟宛若祠之其室平原君亦往祠之其後子孫妻相謂先後以尊顯平原君武

又曰亳人繆忌奏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謂青帝靈

又曰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鬼而下之上召置之甘泉

威仰赤帝赤燿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也

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強與我

會甘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

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

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蕭然居室帷

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

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所

言上使受書其名曰書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

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又曰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

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

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又曰谷永說成帝曰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愈微諸侯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賫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後漢書曰光武渡呼沱河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光武即馳赴之

又曰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為汝陰縣獄吏決

曹掾不詳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

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竟

而門有老嫗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濡漬

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

因剖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

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

子沐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嘗臘日晨炊見竈神

形見維五行書曰竈神長衣黃衣夜披髮子方再拜受慶

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

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孫識

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又曰班超至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

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乃遣使就
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
超斬其首以送廣德
吳志曰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
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績紡遣中書郎李崇賁輔國將軍
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
相聞表至權於倉龍門外爲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
有驗○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猛北海人少貧賤嘗至洛
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買其畚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
取利猛隨去行不覺遠而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柱樹
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床頭鬚悉白侍從
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
王公何緣拜卽十倍償畚直遣人送猛出旣顧視乃嵩山

也

晉書曰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於鍾山之
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
若有力焉

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歛見輜輶
自天而下旣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
帝女受命相偶遂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
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前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
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
語訖而去子卽世祖也

又曰段暉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童子與暉同志爲
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
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

影壞屋舍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入海水時陰子春爲
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
所託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
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辨牲醑請召安致一處數日復夢
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
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胸山開謀前知子春設伏摧
破之授南青州刺史
又曰蕭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
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懼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
益州刺史時江陽人齊荀兒反猷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
老逢一騎絡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
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
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

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
汗者是日猷大破荀兒
唐書曰高祖義師次靈石縣隋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
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繼有白衣老父詣軍門口余爲霍
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
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
又曰初薛延陁之將敗也有一客乞食於主人主人引入
帳令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妻告隣人共視之
狼頭人已食半人而去相與逐之止鬱督軍山見二人追
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則神人也薛延陁當滅我來取之追
者懼而退走延陁竟敗於鬱督軍山
老子曰神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歇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

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鬪然止瞠然
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
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
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
大惑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
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輿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
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
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管仲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
寡人之罪也久矣
墨子曰鄭繆公處平廟有神入門鳥身素服曰帝饗汝明
德使錫汝壽十年有九公曰敢問神名曰予爲勾芒

韓子曰齊人謂齊王曰河伯水神也王不識與之遇乎請
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焉有聞大魚動
因曰此河伯也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富
也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山海經曰豐山有神耕父處之常游清冷之淵出入有光
清冷水在西郊縣山
上有河水亦有光
又曰崑崙山神陸吾虎身長九首人面
又曰西北海外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其
眼乃晦其視乃明視爲晝雨風是謁能請是燭九陰是謂
燭龍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陰陽
又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蚩尤請
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

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黃庭內景經曰至道不煩汝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
 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
 壘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嶠鋒
 字羅千一面之神宗泥丸
 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
 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嘗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
 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太公金匱曰武王都洛邑未成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
 甲子旦有五丈夫乘車馬從兩騎止王門外欲謁武王武
 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跡恐是聖
 人太公乃持一器粥出開門而進五車兩騎曰王在內未
 有出意時天寒故進熱粥以御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

曰先進南海君次東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雨
 師粥既畢使者具告太公太公謂武王曰前可見矣五車
 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
 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玄冥西海之神曰蓐收請使謁者
 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祀融
 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拜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
 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勅風伯雨師各使奉
 其職
 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
 又曰秦昭王伐蜀令李冰為守江水有神歲取童女二人
 為婦主者自出錢百萬以行博冰曰不須吾自有女到時
 裝飾其女當以沈江冰徑上神坐舉酒酌曰今得傳九族
 江君大神當見尊顏相為進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厲

聲曰江君相輕當相伐耳拔劍忽然不見良久有蒼牛鬪於岸有頃冰還謂官屬令相助曰南向要中正白是我殺也還復關主簿刺殺其北面者江神死後無復患

博物志曰太公望為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太山之神嫁為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過也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

三齊略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巖巖東傾狀似相隨而行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

又云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求與相見海神答云我形醜約莫圖我乃從石塘三十里相見左右巧人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還前腳獨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脚畫者溺於海死

王韶之始興記曰澨水內有一處曰龍口甚神明經過莫敢踞祖舡載什物置之不守可經月人及鳥獸無犯者淮地記曰按古嶽瀆經云禹治水止桐柏山乃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禹授之庚申遂頸鎖大鐵鼻穿金鈴從淮之陰鎖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于海

華陽國志曰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為天彭門髣髴若見神遂水上立祠三所壅江作壩穿陴江以行舟舡又溉灌三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天下謂之天府也冰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時青衣有深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至南安觸山

崖水脉漂蕩破害舟舡冰乃發卒鑿平崖時水神怒冰乃
操刀入水與神鬪迄今蒙福
漢武故事曰上祀太時祭常有光明照長安城如月光上
以問東方朔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揀鬼神者也上
曰祠之能令益壽乎對曰皇者壽命懸於天司命無能爲
也
郡國志曰陵州仁壽縣有陵井出鹽井有玉女祠初玉女
無夫後每年取一少年人擲置井中若不送水卽竭又蜀
郡西山有大蟒蛇吸人上有祠號曰西山神每歲土人蒞
巖一女置祠旁以爲神妻蛇輒吸將不尔卽亂傷人周氏
平蜀許國公宇文貴爲益州總管乃致書爲神媒合婚姻
擇日設樂送玉女像以配西山神自邇之後無復此害
魏文帝列異傳曰表本初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共

立廟兗州蘇士母莊往禱見一人着白布單衣高冠冠似
魚頭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
得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己骨青
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於鍾山之下賊擊傷額
因解綬以縛之有頂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於
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文曰我當爲此土神也爲
吾立祠不尔使蟲入耳爲災吳主爲妖言後果有蟲入人
耳皆死醫不能治又云不祠我將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
吳主患之封爲中都侯加印綬立廟改鍾山爲蔣山以表
其靈

幽明錄曰晉孝武帝於殿北窻下清暑忽見一人著白夾
黃練單衣舉身沾濕自稱華林池中水之神名曰淋瀝君

也若善見待當相福祐時帝飲已醉取常所佩刀擲之刀
空過無礙神忿曰不以佳事垂接當令知所以居少時而
暴崩皆呼此靈爲禍也

列異傳曰費長房能使神後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
於是房勅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請雨乃
勅葛陂君出之即大雨
異苑曰陶侃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杖有一人單衣平幘
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相見三載說富貴莫可言侃起
逐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常有穢麴
世說曰吳興徐長夙與鮑南海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祕術
先謂徐宜有約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錄常見八大神在
側能知來見往才識異縣鄉翁然有美談欲用爲縣主
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人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

問其故荅云君違誓不復相爲使身一人留衛錄耳徐乃
還錄遂退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
唐之事其夜玉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
王王曰其狀若何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
婦人甚奇異王曰其狀如何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
矣麗矣難測究矣不可勝贊其始來也爛若白月初出照
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兒橫生其
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燦爛文章王曰若此試爲寡人賦之
王符論曰今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
事神以欺誣細人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
憤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增重禍崇至於死
亡而不知巫所敗誤反恨事神之晚

陳思王洛神賦曰觀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
 曰尔有觀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御者對曰臣
 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
 臣願聞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宛若遊龍榮耀秋菊華茂
 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揚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
 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綠波余情
 悅其淑美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欣託微波而通辭
 願誠素之先達解玉佩以要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三

鬼神部三

鬼上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又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見鬼盈車呼可怪也

左傳莊公曰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

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

懼墜于車傷足喪屨

又僖公曰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

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

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

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

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

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斃於韓
又文上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
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君子以為失
禮

又宣公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女曰是必滅若敖氏
矣及將死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又宣公曰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
疾病則日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

結草以充杜回杜回躡面顛故獲之夜夢之日余而所嫁
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又成公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入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云巫

鬼怒如
公所夢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
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

入於寢門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
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也乎宣子祀夏郊晉侯有閒
又昭二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日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知所往鄭人殺伯有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
日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

帶卒國人益懼齊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泄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

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又哀上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

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
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

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

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良夫本盟當免三死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也

論語曰樊遲問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敬鬼神而不瀆

爾雅曰鬼之為言歸也

史記始皇本紀曰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道有人持

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

其故忽不見遂迺置其璧夫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

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

漢書郊祀志曰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言其

尚鬼神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

歲後世怠慢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

漢書曰田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

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營欲殺之竟死

後漢書曰第五倫為會稽太守俗好淫祀人常以牛祭神

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

死先為牛鳴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

鬼神詐怖愚民皆按論之後遂斷絕

又曰宋均為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

禁絕淫祀人皆安之

又曰劉根有神術太守史祈以為妖乃執而數之曰若有

神可顯一驗根曰頗能使鬼乃左顧右嘯祈之亡父近親

數十皆反縛在祈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此

水滸傳覽 卷之八 三
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而辱如此何不叩頭謝之祈
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王隱晉書曰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爲
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
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舡共語稱叙稀闊矩問君京兆
人何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惟問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
今到杜荅曰僕今在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晉書曰鄒湛字潤甫嘗見一人自稱甄仲裔無所言如
此非一人之乃悟曰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有死人甄仲
裔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
此人來謝

又曰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第九
子節在車上晝日見韶自外入乘馬日黑又介幘黃蹠單

衣白襪絲履憑節車轅節謂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
視無所見問韶若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卽求去數日又
來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勅兒韶曰吾將爲
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胡
書也乃笑喚節爲書曰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
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
每往來出入瞻視卽山樂哉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
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
奄忽所懷未果前去十月便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足矣節
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牟平生
好酒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杯空旣去杯
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餘來兄弟狎翫節問所疑韶言天上
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爲脩文郎凡

有八人鬼之聖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耳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骸韶曰譬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乎死之去屍骸如此也節曰厚葬美墳死者樂乎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逃生時意耳韶欲去節留之問門下鎖鑰韶為之少住韶去節見門故問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為脩文郎守職不暇得來也節執手乃別自是遂絕

續晉陽秋曰襄陽羅友在桓温府屢以貧乞祿温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為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温問之曰出門於中路遇一鬼大見耶掄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温笑而用之

晉書曰周訪宿宮亭湖廟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為雄鴨

晉陽秋曰苻堅未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前趙錄曰麟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灾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絕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時于廩丘南妾形見與豹言晝日而卒

後魏書曰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灑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深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宋書曰劉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武陵太守

貧婁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
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
遂止
梁書曰范雲嘗與梁武同宿顧暉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
此中有子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
事
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鬼不敢見其精非其鬼
不神其神不傷人其鬼非無精神也
莊子曰齊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
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也公反談論爲疾數日不出齊
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之氣
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
使人善忘不上不下者中身當心則爲病耳桓公曰然則

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歸戶內之煩壞雷霆處之水有
岡象丘有莘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
之狀何如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若轆紫衣而朱冠其爲
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首而立見之者其殆乎霸桓公
蹶然而笑曰寡人之所見者也
墨子曰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
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
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
弟狀邑丈人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
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譙譙責也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爲
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伏而觸地曰孽無此事
也其父信之曰譎是必奇鬼我固聞之明日復飲於市欲
遇而刺殺之則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

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
韓詩外傳曰人死日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
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
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革呼吸
之氣歸復於人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鬼夜哭
董仲舒五行逆順曰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則鬼夜哭
風俗通曰汝南周翁仲初爲太尉掾婦產男及爲北海相
吏周先能見鬼書署爲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
曰事訖臘日可與小男俱侍祠主簿事還翁仲問之對曰
但見屠人弊衣蠶髻而踞神座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綬
數人彷彿堂東西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問妻曰何以養世
子姬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質聲氣喜學似我公欲死爲作

狂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姬泣涕言
昔以年長無男不自安實以女易屠者之男裨錢一萬此
子年已十八遣歸其家迎其女女嫁爲賣餅者妻後適隴
西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

抱朴子曰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也馬
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玄中記曰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飛鳥脫毛
爲女人名爲帝少女一名夜遊一名鈎星一名隱飛鳥無
子喜人子養爲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
兒也荆州爲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
鳥匍匐往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
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令女
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得衣

亦飛去

神異經曰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戶而共一門石榜題曰鬼門畫一不閉至暮則有人語有火青色

又曰南方有人長三二尺裸形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一名貉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銷也

又曰西方深山有人焉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曰山獐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着火中灼焯音朴而山獐皆驚

也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亦鬼魅耳

齊諧記曰廣陵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

土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受福甚快非復疇昔也

論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與人禍荼與鬱壘縛以蘆索執以食號

幽明錄曰阮瞻嘗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惡之年餘卒

又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聞外閣有着屐聲須臾進白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輒穿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經少時遇厲病而卒

又曰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三
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卽赧愧而退

又曰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常獨坐齋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旣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三年及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

又曰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爲毛璩參軍至涪陵郡暮宿在亭屋中忽有一鬼體上皆毛於牕櫺中執仲宗臂牽仲宗大呼左右來救之鬼乃去

又曰河南楊起字聖卿少時病瘧逃於社中得素書一卷譴劾百鬼法所劾輒効爲日南太守母至則上見鬼頭長數尺以告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効之出來變形如奴送書京師朝發暮反作使當千人之力

又曰東昌縣山有物形如人長四五尺裸身被髮髮長五六寸常在高山巖石間住暗啞作聲而不成語能嘯相呼常隱於幽昧之間不可恒見有人伐木宿於山中至夜眠後此物抱子從澗中發石取蝦蟹就人火邊燒炙以食兒時人有未眠者密相覺語齊起共突擊便走而遺其子聲如人啼也此物使男女群共引石擊人趣得然後止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四
鬼神部四
鬼下
異苑曰廣州治下有黃衣鬼出則為祟所着衣帽皆黃至
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狀長短無定隨離高下自不出已
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絕
又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
因往逗宿見一年少神姿端楷與機言玄門妙物機心伏
其能無以酬抗機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
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
有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
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又曰晉宣王誅王陵寢疾日見陵來賈逵亦為祟少日遂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四
鬼神部四
鬼下
異苑曰廣州治下有黃衣鬼出則為祟所着衣帽皆黃至
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狀長短無定隨離高下自不出已
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絕
又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
因往逗宿見一年少神姿端楷與機言玄門妙物機心伏
其能無以酬抗機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
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
有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
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又曰晉宣王誅王陵寢疾日見陵來賈逵亦為祟少日遂

魏初陵被執經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及永嘉之亂有覩見宣王宣王涕泗云家國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寃得自故也
又曰夏侯玄爲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坐上脫頭於膝取食物酒截之屬以內頭中畢還自安頭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于元無嗣也
又曰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床血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歛有大蟲謝遂被誅
又曰世有紫姑古來相傳云是人妾爲大婦所妬誣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呪曰子胥不在曹夫亦歸曹卽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

貌輝輝有色卽跳躐不住能占衆事卜行來蠶桑又善射鈎好則大舞惡卽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徒捉自躍穿帳頂而去永失所在也
世說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彈忽有一人形器甚偉着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其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又曰阮脩字宣子論鬼神有無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耶論者服焉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曰鬼也鬼曰卿復誰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太極可共迭相擔也定

伯乃大喜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定伯言我新
死故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
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荅曰唯不喜人唾於是其
道遇水定伯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定伯自渡濯濯有聲
鬼復言何以作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耳勿怪行欲至
宛定伯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索下不復
聽之徑至宛市中着地化爲羊便賣之恐其變化乃唾之
得錢千五百乃去于時名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又曰任城公孫達甘露中爲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
十人臨喪公蓬有方歲兒歎作靈音聲若父呵衆人云哭
止吾欲有所道呼諸兒以次教戒兒悲哀不能自勝乃慰
之曰四時之運猶有所終人物短脆焉當無窮如此數千
語皆成文章兒乃問曰人死皆無知大人聰明殊特獨有

神靈耶荅曰存亡之事未易可言鬼神之事非人知也索
紙作書辭義滿紙投地云封書與魏君宰暮有信來卽以
付之其暮君宰果有信來

又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
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亦不恨道人教其
見之於是與婦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時良久乃聞鼓
聲遂別而去

搜神記曰漢九江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暮宿鵠
奔亭夜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呼曰妾本居廣信縣脩里
人早失父母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百
二十疋及婢致富一人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
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載繒妾乘車致富執
轡乃以前年四月到亭外時日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四 三
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火而亭長龔壽操刀
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何從來車上所載丈夫何在何
故獨行妾應曰何問之壽持妾臂曰年少愛有色異可樂
也妾懼怖不應壽卽持刀刺脅下一瘡立死又刺致富亦
死壽掘樓下合理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而去殺牛燒車
車釘及牛骨貯在亭東井中妾旣寃死痛感皇天無所告
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之汝何以爲驗女子
曰妾上下着白衣青絲履皆未朽也妾姓蘇名娥願訪鄉
里以散骨歸死夫敞乃馳還令吏捕壽考問具服問廣信
縣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皆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下
至於族然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
千載無一請皆勅之以明鬼神以助陰教
又曰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

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麇便射中之麇倒而起充遂逐
不覺遂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
見麇門中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襪新衣曰府君以此
繫郎充便着已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鄰近
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
雖小然已識父手跡便卽歔歔無復辭便勅內盧郎已來
可使女郎莊嚴至黃昏內白女郎莊嚴竟崔語充君可至
東崔婦下車立席頭卽共拜時爲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
歸去女若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養勅外嚴車送客充
便辭出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
歸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沈乍浮既而上岸四坐皆見而
充往問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
充又與金盃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盃異有識者有

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
中金盃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語
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着
棺中可說得盃本未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賞還自母
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
充之貌兒盃俱驗姨母曰我外生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
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其後植子毓有名天下
又曰麋竺嘗從路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新婦從麋
求寄載行一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令往燒
東海麋竺家感君載故以相語竺請之日不得不燒君使
去我緩行日中必發火竺乃急行至家使出其財物明日
日中果火大發
又曰臨川閩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能射

人有頃便腫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緩急者不過半日開
緩者經宿其方人常有以求之求之小晚則死俗名曰刀
勞鬼
又曰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
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有惡物
不見其形作聲如有所投擊中木則折中人則害人俗名
鬼彈
文士傳曰左思初作蜀都賦曰鬼彈飛丸以礪礪後又改
易無此語
又南中八郡志曰永昌郡有禁水水有惡毒氣中物則有
聲中樹木則折名鬼彈中人則奄然青爛
又曰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使持一卷書求寄載行
十餘里謂式曰吾甞有所過留書寄舟中慎勿發之去後

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使還式首道
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吏良久曰
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
可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
卒父怒使吊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
三年勿出今而奈何吾求汝不見連相爲得鞭杖今已見
汝無可奈何三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
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卽死
續搜神記曰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
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須
臾羣鬼叱曰上官來迸走出祠去回顧見二沙門來入祠
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沙門皆怖懼須
臾沙門去鬼皆還祠中回於是遂少奉佛

又曰王伯陽家在京口家東有大家傳是魯蕭某伯陽婦
喪乃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見一貴人乘
平肩輿將從數百人往來坐謂伯陽曰身是魯子敬安冢
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遽毀壞身冢因曰左右何不舉手
左右牽伯陽下牀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陽伯登時絕死
良久乃蘇其處皆發疽疽潰尋死
又曰會稽句章人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燃火投
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
彈箜篌戲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組汝欲知我姓氏
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
昨夜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又曰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嘗乘無鬼
論忽有人單衣白袷來言及鬼客詞屈曰僕便即鬼何以

言無使來取君門生酸苦求之鬼問有似君者不門生云
施續下都督與僕相似鬼許之俄而督亡
語林曰宗岱爲青州刺史著無鬼神論甚精莫能屈後書
生詣岱談次及鬼論書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絕我輩血食
二十餘年以君有青牛驢奴所以未得相困今奴已叛牛
已死今得相制言絕而失來日岱亡
鄧德明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
眼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齧石竟蟹噉之
又日本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脚爪如鈎利高巖
絕峯然後居之能斫榜牽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買
榜先置物樹下隨量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夫亦不橫
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交語作市井死皆知殞歟之不令
人見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中南康三

營代舡兵往說親覲葬所舞倡之節雖異於世聽如風林
汎響聲類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
舟艦木容乃獻其榜而不得見
迹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
目髮黃被身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高三尺許
內甚澤五色鮮明二枚脊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
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價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
毛爲褥此神能變化隱身罕觀其狀蓋木容山參之類也
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
圍樹老中空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哀道訓道虛
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謂二人曰我處
荒野何豫汝事巨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
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時火

起合宅蕩盡
志怪曰會稽郡常有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衣
郡將吉凶跋于雷門示憂喜之色謝氏一族憂喜必告弘
道未遭母難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轉吏部尚書拊掌三
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至
又曰夏侯弘忽行江陵逢一大鬼投弓戟急走小鬼數百
從之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一小鬼問此是何物
曰廣州大殺弘曰以此矛戟何為曰以此殺人若中心腹
者輒死中餘處不至於死弘曰治此病者有方不鬼曰殺
烏雞薄心即差弘曰今欲行何鬼曰當荆楊二州爾時此
二州皆行心腹病略無不死者弘在荆州教人殺烏雞薄
之十得八九今中惡用烏雞自弘之由也
本草曰梟桃在樹不落者殺百鬼也

張衡東京賦曰度索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葺
上古有神荼與鬱壘昆弟二人能執鬼長劫山鬼所出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五 妖異部一 夫妖異部一 春秋潛潭巴曰異之為言恠也謂先發感動 左傳莊公曰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奔常則妖興故有妖也 又文公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伯禽至魯秋八月聲姜薨毀泉臺 魯人以為蛇妖所出 又襄六年或叫于宋太廟曰譱譱出 譱譱也 出鳥鳴于亳社如日譱譱 妖也 甲午宋大灾伯姬卒 又哀止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五

夫妖異部一

春秋潛潭巴曰異之為言恠也謂先發感動

左傳莊公曰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奔常則妖興故有妖也

又文公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伯禽至魯秋八月聲姜薨毀泉臺

魯人以為蛇妖所出

又襄六年或叫于宋太廟曰譱譱出

譱譱也 出鳥鳴于亳社如日譱譱

妖也 甲午宋大灾伯姬卒

又哀止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

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常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

及他國不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家語曰季相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

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缶之所聞羊也缶聞之木

石之怪夔蝮蝮木石謂山也夔一足惑人謂之山獠或水言獨足蝮蝮山精好効人聲迷惑人

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龍神獸非常所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瞳墳羊

雌雄不成者

張璠漢記曰梁冀池中缸無故自覆後被誅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為燕王多見變怪堂上聞蝦蟇聲在

爐火下鑿地求之不得後為奴所殺

魏志曰鉅鹿張琇才見正始中戴鴛鳥巢門聳告門人曰

夫戴鴛鳥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作詩旬日而卒

又曰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為常伯先此

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內省忽見

白狗眾人悉不見於是併急遊觀飲讌自娛年六十二卒

吳志曰諸葛恪將征淮南有孝子着縷衣入其閤中令外

詰問曰不自覺入時守備亦悉不見後恪遂被誅

晉書曰齊王冏輔政有一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

之曰我截臍便去耳言畢不見明年冏誅

王隱晉書曰王浚居幽州有狐踞浚府門中翟雉人廳事

遂為石勒所殺

晉書曰趙王倫篡時有雉飛入殿中自大極東階上殿驅

之更飛西鍾下有頂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

名翼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

并鳥閉置空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

有瘤時以為妖焉

又曰溫嶠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水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至鎮未旬日因齒疾而卒

北齊書曰趙郡王叡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居內出土開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叡出夜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當門向床以臂壓王良久遂失甚惡之而明日被誅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宋書曰劉劭宣嘗夜與寮屬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屨於坐墜劭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聞並欲壞頃

之而敗喪高士謝靈運賦十奇中易洞林曰吳興太守袁玄瑛當之官卜卦占凶曰法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玄瑛擗殺之其後果爲賊徐馥所害唐明皇雜錄曰李適之既貴且豪嘗列鼎前以其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闕家僮告適之適之乃往以其所引酒自誓而闕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俄爲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而終

又曰李林甫宅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火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其地立嘉猷觀

又曰李林甫之疾也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書囊卽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頗重於常持者開視之卽有二鼠出焉投下於地卽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

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世說曰衛瓘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山足而行
瓘終見誅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鼠從穴中出在
廳上語曰周南汝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中
至期復更冠幘絳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
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鼠遂顛蹶而
死即失冠衣周南使卒取來視之如常鼠耳
搜神記曰漢武太始四年十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
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日趙人
江充起
又曰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世謀舉義兵
兄宜教授諸生滿堂羣鵝鴈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齧

之皆驚比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宜大惡之後
數日莽夷其三族
又曰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著赤幘
絳衣襄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日有形
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又曰吳時廬陵郡亭重屋中常有鬼物宿者輒死自後使
官莫敢入舍丹陽人應大有膽武至使廬陵便入亭止吏
啓不可應不聽盡遣所將人還外持一口大刀至三更聞
有扣閣者應遙問是誰荅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去須
吏扣閣者如前日府君相聞應復使進着皂衣又去應謂
是人子無疑也須吏復扣閣言部府君相詣應乃知是鬼
持刀迎之見三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
談未畢而部郡跳至應背後應頤以刀擊中之府君下坐

走應追至亭後墻下及之斫傷數下應還卧遠曙將人往尋之見血跡追皆得之云稱府君者是老獐部郡是老狸自後遂絕

又曰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喚藻愁愕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嗥處樹下啼哭合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後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疾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崩

又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性沈深有惠義少爲書生善易高平劉采夜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箠之曰鼠木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爲使之反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三寸爲田字辟方一寸使夜露手以卧其夜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東陽劉寵字道和居于姑熟每夜門亭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食悉變爲蟲寵遂北征軍敗於檀丘爲徐龔所殺續搜神記曰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始湯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又曰代郡張平者苻堅時爲賊帥自號并州刺史養一狗名曰飛鷲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常平未經年果爲鮮卑所逐敗走降苻堅未幾便死

又曰新治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白日侍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如此數四須臾聞牀前狗鬪聲非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止見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血兩眼尚

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夜不持出門既即於後園中埋之
明日往視之出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且亦復出乃
以磚著頭合理之不復出也數日其母遂亡

異苑曰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以乃
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而薨

又曰安固李道豫元嘉中狗當路眠豫蹴之狗曰汝停死
何以蹋我經年豫死

又曰晉惠帝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蕃臣遣兵
洛陽失御后爲劉曜所嬪

又曰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士語若與之言人必遭禍
難及身死疾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
欣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荅云世雷同何足卹須臾
火發齋畜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劉鶴鷄復遇諸塗皆

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見則人驚散
過於見鬼傳云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見則人驚散
又曰太原王徽之字伯猷元嘉四年爲兗州刺史在道有
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
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頭矣驚愕反矚又覩其首在
空中揮霍而沒王至州便殞

又曰張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聞輒見門側有赤
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
以箋紙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舒惡焚之舒宿
暴病而死

又曰王愉義熙初在中庭行帽忽自脫仍乘空如人所着
及愉母喪月期上祭酒器在几上須臾下地覆還登牀尋
而第三兒綏懷貳伏誅

又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
城闕歔逾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爲其
歌曰生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銜
其衣驅去復至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二月伏誅

又曰武昌戴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玉氣宜
武桓公仗威西下停武昌令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
無頭脚時亦動播斫刺不陷仍縱着江中得水便有聲如
雷響發長川熙後嗣淪胥殆絕

又曰烏傷葛輝夫義熙中在婦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火
炬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蠅紛飛散
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述異記曰郭仲產宅在江陵批把寺南宋元嘉中起齊屋
以竹爲窻櫺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如林仲產以爲

吉祥及孝建中被誅

又曰嘉興朱休之元嘉中兄弟對坐犬向休蹲視二人而
笑搖頭語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
明年何其家斬犬勝首路側至梅花時兄弟相鬪弟戟傷
兄收繫皆死

又曰宋大明中頓丘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榻牀上有一
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是武人了不驚怪乃令擣螿親自切
血深螿食之弃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爲王道隆
所害

又曰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時統諸靈廟甚被恩寵母謝
氏奉佛法太始五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隱煙霧垂頭屬廳
事前地頭頸如大赤烏飲庭中水登之驚駭謂是善神降
之汲水益之飲百餘斛水竭乃去二年而謝氏亡亡後半

歲而明帝崩登之自此事業衰敗
又曰宋驃騎大將軍河東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卽位元
景乘車行還使人在中庭洗車轅曬之有飄風中門而入
直來衝車明年而闔門被誅
幽明錄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
數日當死終祚呼奴令置犬鼠云亦不畏此且犬入戶必
臥犬至果爾終祚嘗爲商閉戶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貴
耳今旣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時栢溫在南州禁
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
時室猶闔也都無所失其怪亦絕自是稍富
又曰石虎時太武殿圖賢人之像頭忽悉縮入肩中
又曰義興周超爲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在家夜遙見屋
裏月光一死人頭在地血流甚大驚怪即便失去後超被

法

又曰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在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
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
衣服慙是血未一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又曰諸葛長民富貴後嘗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驚
起跳踉如與人相打狀毛修之嘗與同宿駭愕不達此意
視之良以長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良曰是何
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手脚不分明少日中多夕
來輒共鬪深自驚懼焉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
人以刀懸斫應刀隱滅去輒復出悉以紙裹柱桷紙內藪
藪如有物行聲
又曰劉斌在吳郡時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惚至郡
城內自覺去家正一炊頃衣小沾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五
天使也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劉問所
來亦不自知後二十許日劉果誅
又曰桓温時參軍夜坐忽見屋梁上有一伏兔切齒向之
兔來轉近引刀斫之見正中兔而實反傷膝流血
甄異記曰徐州人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為征人殺雞求
福置鷄頭在拌中忽然而鳴其後破賊賊帥邵寶臨陣戰
死于時殭尸狼籍莫之能識清見一人著白錦袍疑是主
帥便斬以聞推校之乃是寶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
行伍猥蒙榮位雞之妖更為祥
桓譚新論曰呂仲子婢死有女四歲數來為沐頭浣濯道
士云其家青狗為之殺之則止楊仲亦言所知家嫗死忽
起飲食後醉而坐祭牀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形
壞似得老狗便打殺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

玄晏春秋曰新安寺有槐而鵲巢之雄雞奪而棲焉永安
令繁璉予之族姑子也其主簿以告予曰雞棲野人必將
寄次于野縣其空乎夏五月丙申璉卒喪次于縣空縣送
之

賈誼鵬鳥賦曰誼為長沙太傅有鵬飛入誼舍止于坐隅
鵬似鴉不祥鳥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五

又曰...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 天代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 天代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 天代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六

妖異部二

魂魄

易上繫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韓詩外傳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 禮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 又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正死者北首生者南嚮... 又曰作其祝號立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

合莫...
又郊特牲曰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
求諸陰陽之義也
又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昭二曰于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
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能陰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
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
憑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宵乎
又昭公曰宋公宴飲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
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
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孝經援神契曰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使情生於陰以計
念性生於陽以理契八十六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
哀公曰魂衣起苑荆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
哀往迎其尸魂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
被何用魂衣爲
史記曰高祖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
之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也
晉中興書曰東海土越死如哀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
越於丹徒中宗以爲非禮乃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
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
又曰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
無形也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

白虎通曰魂魄者何謂也魂猶佗佗行不休也少陽之氣故動不息人爲外魄者猶迫然着人也此少陰之氣象金石着人不移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魂者迫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水之化須待任生也神者恍惚大陰之氣出入無間

抱朴子曰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下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又曰太一召魂魄丹法取五石封之以太一泥卒死三日以還者折齒內一九以水送之入喉活活者皆見使者持節召之

又曰人無賢愚皆知己身之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夫則死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魂之義

比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於終身莫或自聞見之者豈可不聞見復言無乎

又曰軫星逐鬼張星拘魂東井還魄也

異苑曰新野庾寔妻滎陽毛氏女義熙中五月曝曬席忽見女在席下薦上以驚懼便滅女真形在別牀如故不旬

日而天也仲夏忌舉牀第茲驗矣○襄陽耆舊記曰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使人悲傷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華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爲反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在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黑飴令可丸名驚精香或名之爲

震靈丸或名之爲反牛香或名之爲烏精香或名之爲卻
死香一種五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仍
活

博物志曰援神契云五岳之神聖四瀆之精仁太山天帝
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矩

王子年拾遺錄曰融臯山上有饑魂稻言食者死更生
楚辭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憂

愁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
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

覺悟而還之也
又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

筮與之使筮其所宜而與招其魂使復其精神

精

易上繫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禮記祭義曰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
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土爲照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

也神之蒂也
唐書曰睿宗于中王撫之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曰此

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於兄
弟之次

管子曰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
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

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
也涸川水之精者生于螭于螭者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

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
列異傳曰桂陽太守張叔高家居鄢陵里有樹大十圍

遺客斫之樹大血出客驚怖叔高曰樹老汁赤耳斫之血
大流出空處有一白頭翁出走高以刀斫殺之所謂木石
惟夔蚺蝮乎詳本志于搜神記曰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
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仆於地乃
是大鯁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
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
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神皆能爲
妖惟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
物老皆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又曰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郡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
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
乃烹食之味如狗

又曰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
手引人恪令曳去故地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
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倏囊諸人未之見也
異苑曰天門張某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菴似寢息
處而無煙火須臾一人形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猿與
語不酬將歸閉之十餘日後送着先處又曰孫皓時臨海
得七精如人而有毛此蔣山精
幽明錄曰漢武帝與群臣宴未央殿方噉黍臠忽問語云
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八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
公下稽首不言曰仰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問東方朔
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
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
脚者腳足也願止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少時幸河渚聞

水底有絃歌之聲肴膳芬芳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皆長八九寸凌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公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卽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便治絃而歌聲小大無異於人而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半脂帝又曰可思以珍異見貽老公願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底倏忽還得一火珠數寸明耀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螺殼中是蛟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草中用之產易

雷次宗豫章記曰永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蛇輒吸取吞噓已百數道士吳猛與弟子殺蛇蛇死而蜀賊杜弼滅

玄中記曰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遊人

開事具

又曰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

又曰玉精爲白虎金精爲車馬銅精爲僮奴鉛精爲老婦博物志曰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澤有委蛇狀如轂長轆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白澤圖曰廁之精名曰依倚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火之精名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卽去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誼狀如豚食之如狗肉味又曰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閒生精名曰必方狀如

鳥長尾此陰陽變化所生玉之精名岱委其狀如美女衣
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得金之精名倉狀如
豚居人家使人不冝妻以其名呼之即去水之精名罔象
其狀如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
又曰故門之精名野狀如朱儒見人則拜以名呼之冝飲
食
又曰故宅之精名曰揮文又曰山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
五采文以其名呼之可收取金銀
又曰故廢丘墓之精名曰元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好杵
舂以其名呼之冝禾穀
又曰故道徑之精名忌狀如野人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
又曰道之精名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曰故池之精名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絕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綵衣以其
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臺屋之精名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日
明
又曰左右有石水生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
狀如小兒黑色以名呼之可使取飲食
又曰三軍所載精名曰賓滿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
轉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水石之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日馳千里以其
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
又曰丘墓之精名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弓棘矢羽以
鷄羽以射之狼鬼為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

又曰故市精名曰毛門其狀如困無手足以名呼之即去
又曰室之精名饕龍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
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
虎豹

又曰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鬚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
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曰夜見堂下有小兒被髮走勿惡之名曰溝以其名呼
之則無咎

又曰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旁告丈
夫曰我無父母兄弟丈夫取為妻三年而食人以其名呼
之則逃去

又曰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使人知愧

王子年拾遺錄曰劉向校書天祿專精不倦假寐爾時有
老人植青藜之杖時夜已暗乃吹其杖端炯然火山出因以
照向則戶內如燈燭也向與言三代已前帝王興亡之事
如目見焉及說陰陽運數起滅之兆向因受五行洪範之
文向問其姓名對曰我太一之精主天地圖讖聞子好學
下面觀焉

抱朴子曰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形以惑人唯不能
於鏡中易形耳是以古人人山道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後
則老魅不敢近人

又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
谷夜聞其音聲笑語其名曰蚊却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一
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曰有山精或如鼓色赤一足其名曰揮又或如人長九

尺衣裘帶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龍
見之皆以其名呼之不敢爲害

又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
呼之即吉

又曰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精也
山水之間見吏者曰四微以其名呼之則吉

又曰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
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兔也稱東土父者麋也稱西
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
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
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
吏者麋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
軍者老雞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威

陽公仲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
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
知其物則不能爲害

又曰山川石木井竈滄池猶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
況天地爲物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神則宜賞
善罰惡但其體大綱疏不必機發而應耳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七
妖異部三
變化上
左傳宣上日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續漢書日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相死月餘其母聞棺中
有聲發之遂生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又日武安四年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物故瘞於城
外數里已死十日行人聞其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家往
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日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
中出
前趙錄日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豹卒一指猶暖遂不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七

妖異部三

重生

變化上

左傳宣上日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續漢書日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相死月餘其母聞棺中
有聲發之遂生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又日武安四年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物故瘞於城
外數里已死十日行人聞其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家往
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日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
中出
前趙錄日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豹卒一指猶暖遂不

殞殮在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唐書曰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小童土建康實錄曰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執麾將士將往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

葛洪神仙傳曰士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九藥與服以水灌之捧其頭播消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如故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後能語遂復常

搜神記曰晉武帝世河開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冢所欲哭之敘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往求之其人不還卿曰婦

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復活耶此大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神故死而更生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冢者又曰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歛六日出棺外自言見死人及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下人爲止其後王莽篡位又曰晉咸寧中琅邪顏畿得病就醫張璠使治死於璠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木不可解送喪者或爲之傷乃言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我也父拊而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當更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葬爾也旒乃解還家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材皆傷於是漸漸氣息以縣飲漚口能咽遂乃出之日久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

太平御覽 卷八十八 七
手足然不與人相當不能言語飲食猶常人如此者十餘
年家疲相供護不復得操事其弟弘都絕棄人事躬侍養
以知名後氣力稍更衰劣卒後還死
又曰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卒亡死時有吏將詣
太山同名男女十人司命闕呈謂行吏曰當召某郡文合
來何以召此人促遣令去時日暮治下有禁不得舍遂至
郭門外大樹下宿有好女獨行無伴文合問之曰子似衣
冠家何爲步行姓字爲誰女曰我三河人也父見爲身陽
令昨鮑召來今得遣去遂逼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
君之容似類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
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婦人以貞專爲德潔白爲
稱文合與相反覆終無動志天明別去文合死已再宿停
當歛視其面有色摸心温半日間蘇文合將驗其事遂至

易陽問其令則女父也從之因問令某月某日君女寧卒
亡而生耶具說女姿顏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
與文合同大驚乃以女配文合
又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拒晉軍病死船中二日時
軍已上岸無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帥聲激揚遂活
人問之言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軍帥門下人怒榮
叱遂使去榮懼怖口餘聲發揚其日悌戰死
續搜神記曰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
郡城北後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子長年二十侍從在
郡中夢一女年四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
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
晝見解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汚如處女
焉後仲文婦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室中見此

女一隻履在于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生肉顏姿如故右腳有履左腳無也自後遂死肉爛不復得生後夕女來曰夫婦情至謂借老而無狀忘履以致覺露不復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又曰東平馮孝將爲廣陵太守兒名馬千年二十餘獨卧殿中夜夢見女子年八十九言我是前太守徐玄方女北海人不幸早亡來至今四年爲鬼所枉殺案錄當年八十八餘聽我更生要當有所依憑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陳免活不馬千答曰可遂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髣髴如人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覺額出次復面出一炊頃形體

盡出馬便令前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宿息每戒云我尚虛君當自節問何可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日生日尚未至遂往殿中言語聲音人皆聞女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酹其喪前去殿中餘步祭訖掘出開視女身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開口能咽粥漸漸能語二百日中杖起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娉爲三日遂爲夫婦生二男一女長子字元度永嘉初爲祕書郎小男敬度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也

又曰襄陽李除病死中時其婦守尸至夜三更中崛然起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七
坐脫婦臂上金釧甚遽急婦因助脫得手執之還卧伺察之至曉心下更暖遂漸漸得蘇既活云吏將某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歸者卽許吏金訓吏令還取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見取釧去不知何得猶在婦亦不敢復著衣上呪埋之
幽明錄曰琅邪人姓平名志居錢塘妻宋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二孤兒平復以其年四月暴死三日而心猶暖經七月方蘇說初死時有二十餘人皆烏衣見錄錄去到朱門白壁狀如宮殿吏朱衣素帶玄冠介幘或所被著悉珠玉相連結非世中儀服復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白說婦已亡餘孤兒尚小無奈何便流涕此人爲之動容云汝命自應來以汝孤兒特與三年之期王又曰三年不足活兒左右有一人語云俗戶何癡此間三

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三十年王果卒
又曰桓玄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云死時見人執錄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對曰此人坐食疫牛肉貴人云今須牛以轉輸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復殺之催令還既更生具說其事於是食牛肉者无復有患又曰于慶無病卒吳猛語慶子曰于侯筭未窮方爲請命未可殞殮尸毋淨舍唯心下尚暖七日時盛暑慶形體向壞猛教令屬纊候氣續爲作水令以與洗并飲漱如此便退日中許慶蘇仰開眼張口不得發聲時合門欣喜以向水洗哈吐腐血數升能言語三日平復如常說初見十數人來執縛桎梏到獄同輩十餘人以次語對未至俄而見吳君北面陳釋聽斷之下勃脫械歸所經官府莫不迎接請謁吳君皆與抗禮不知悉何神耳

博物志曰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家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哭泣過遂死又曰魏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將謝漳部曲義兵奚僕息女年四歲病死故埋藏五日復生太和三年七月詔令休使父母持送女來視之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藏至八日同墟人採桑聞兒啼聲即語僕妻往發視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恨有不忍心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繇拭血竟路明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家木中有好婦

人形體如生人衣青綃衫丹繡襖襠傷一體以襖襠中綿

拭血

變化

禮記月令曰仲春鷹化為鳩季春田鼠化為鴛季夏腐草為螢季秋雀入大水為蛤孟冬野雞入大水為蜃左傳昭二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春秋潛潭巴曰女子化為丈夫賢人夫位君獨居丈夫化為女子陰氣淖小人聚漢書曰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續漢書曰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龍入于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又曰建安二十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子時周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猷帝封于山陽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海化為蛤雉入于淮化為蜃鼉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悲夫○鴻範五行傳曰魏襄王十三年張儀詐得罪於秦而去相魏將為秦而欺奪魏君是歲魏有女子化為丈夫者天若語魏曰勿用張儀陰變為陽臣將為君是時魏王亦覺之不用張儀儀免去歸秦魏無害○紀年曰周宣王時馬化為狐

山海經曰姑媪之山音遙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瑤草

其葉胥成言葉相也其葉黃其實如菟丘菟兔服者媚於人為人所媚愛一名荒夫草

又曰炎帝之女娃惡佳切遊于東海溺而死化為精衛其狀如鳥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又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河涸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又曰鍾山其子鼓北神名鍾山之子耳其狀人面龍身是與欽鴉音邳

殺葆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日嵒岸音遙欽鴉化為鸚鵡屬也鼓亦化為駿音俊鳥

又曰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齊為口操干戚以舞是為無首民

又曰太室嵩高成陽西啓母化為石在焉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

又曰列子行食於道反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曰唯余與女知而未嘗死而未嘗生也種有幾得水則為繼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寫陵則為鬱棲鬱

樓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蟻螯其葉爲蝴蝶蝴蝶膏也化
而爲蟲牛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駒撥駒撥千日而化
爲鳥其名爲乾餘胥乾餘胥之沫爲斯弥斯弥爲食醯頤
輅生乎食醯黃輅食醯黃輅生乎九猷九猷生乎替苻替
苻生乎腐蠶腐蠶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尊久竹不尊久
竹生於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返入於機萬
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
變化而俱死生也
又曰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石山以
又曰馬血之爲鱗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鵝之爲鷓鴣之爲
布穀布穀之復爲鶴也鷺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老韭
之爲芫也老榆之爲猿也羊魚卵之爲蟲也此皆物之
變者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七

